

Chinese Books and Sinology

漢籍與漢學

山東大學國際漢學研究中心 主辦

主編 王承略 副主編 聶濟冬

境外漢籍的流布、價值與再生性回歸（鄭傑文 劉心明 王震

張雲 陳肖杉 張偉）

《蒹葭》再考——求女與求賢的類推（大野圭介）

《禮記·中庸》與《郭店楚簡·性自命出》的性情論和政治論

比較研究（李承律）

儒學在越南的傳播及其文化影響（劉丹忱）

《春秋》直筆書滅與《左傳》以史傳經

——以楚滅華夏為例（張高評）

《鹽鐵論》文本結構與意旨（聶濟冬）

刺激源哲學視域下文學本質問題的再探討（郝桂敏 董繪麗）

《子略校釋》解題（司馬朝軍）

二〇一八年第二期

（總第三期）

山東人民出版社
國家一級出版社 全國百佳圖書出版單位

Chinese Books and
Scribology

漢籍與漢學

山東大學國際漢學研究中心 主辦

主編 王承略 副主編 聶濟冬

二〇一八年第二期

(總第三期)

山東人民出版社·濟南
國家一級出版社 全國百佳圖書出版單位

圖書在版編目 (CIP) 數據

漢籍與漢學·總第三期/王承略主編·—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2018.11

ISBN 978-7-209-10767-9

I. ①漢… II. ①王… III. ①漢語—古籍研究—世界
②漢學—研究—世界 IV. ①G256.23 ②K207.8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 (2018) 第 265119 號

漢籍與漢學（總第三期）

HANJI YU HANXUE (ZONG DISAN QI)

王承略 主編

主管部門 山東出版傳媒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發行 山東人民出版社

出版人 胡長青

社 址 濟南市英雄山路 165 號

郵 編 250002

電 話 總編室 (0531) 82098914

市場部 (0531) 82098027

網 址 <http://www.sd-book.com.cn>

印 裝 青島國彩印刷有限公司

經 銷 新華書店

規 格 16 開 (210mm×285mm)

印 張 12.25

字 數 240 千字

版 次 2018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11 月第 1 次

印 數 1—1000

ISBN 978-7-209-10767-9

定 價 32.00 圓

如有印裝質量問題，請與出版社總編室聯繫調換。

《子海珍本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珍藏子部善本》簡介

中國古代典籍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主要載體。在中國古籍經、史、子、集四大部類中，子部著作是內容最為豐富的一類。《子海珍本編》是國家社科基金重大委托項目“《子海》整理與研究”的主體內容，由鄭傑文教授、王培源教授任總編纂，劉心明教授任主編。是編從現存數萬種子部古籍中精選具有重要學術價值的著作，分為儒家、兵家、法家、農家、醫家、曆算、術數、藝術、雜家、小說、譜錄、道釋等十二類，從海內外各大圖書館甄選珍稀精善之本，分輯分批影印出版，以期對子學乃至古典學術諸領域有所推動。

1928年，傅斯年先生在中央研究院創立歷史語言研究所，廣延各方碩學名家，同時大力搜集各種圖書文獻以利研究。目前，“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書近九十萬冊，其中子部善本古籍約七千冊。《子海珍本編》本次選印子部珍善本七十三種，包括稀見刻本如元刊《纂圖方論脈訣集成》《新編證類圖註本草》、明弘治十六年安正堂刊《丹溪先生金匱鈎玄良方》，未刊稿本如楊守敬《帖目稿》、汪士鐸《汪梅村筆記》，未見刊本傳世之抄本如《鑑諭齋集選》《里中紀述》《金匱要略繹註》，名家批跋本如清盧文紹批校《新書》、清陳鱣批校《申鑒》、清劉文淇批校《梅瑞軒求是偶鈔》，皆具有重要的文獻價值和學術價值。

(山東大學儒學高等研究院 陳肖杉)



《子海精華編》第三輯簡介

《子海精華編》是國家社科基金重大委托項目“《子海》整理與研究”的核心內容，由鄭傑文教授、王培源教授任總編纂，王承略教授、聶濟冬教授任主編。是編對先秦至清末子部要籍進行系統整理。現已出版三輯，第一輯共9種9冊，第二輯共21種20冊，由鳳凰出版社分別於2016年6月、2017年10月出版。

《子海精華編》第三輯共收錄我國古代子部要籍16種，分11冊，共計218萬字，由山東人民出版社於2018年2月出版。其中，部頭較小且有一定關聯性的，如《王子年拾遺記 金華子雜編》《女誠 忠經集校 物理論 素履子校注》《夏峰先生語錄 朱子白鹿洞規條目》等，則合為一冊出版。

第三輯中，由魏代富補證的《殷芸小說補證》，是在目前通行輯本周楞伽先生《殷芸小說輯注》的基礎上，對每一條進行補注、說明，同時從《小說》所載內容的來源和對後世的影響等諸多方面進行補說，又廣泛采集前人校注、評點中的精華，“疏證”與“綜說”相結合，資料全面，考證詳明，多有創獲。由王恒柱點校的《揮麈錄》，以《中華再造善本》影印國家圖書館藏宋龍山書堂刻本作底本，以《四部叢刊續編》影印明末毛氏汲古閣鈔本等6種版本作校本，不僅改正了底本的誤字，還修正了現有整理本在標點、校勘等方面的錯誤，為學界提供了標點準確、校勘精良的整理本。

其他如郝潤華、莫瓊輯校的《朝野僉載輯校》，王其和點校的《管城碩記》，林嵩點校的《王子年拾遺記》，李如冰校注的《金華子雜編》，塗謝權點校的《避暑錄話》，胡長青點校的《女誠》，鄧駿捷集校的《忠經集校》，翟江月點校的《物理論》，郝明朝校注的《素履子校注》，秦躍字點校的《夏峰先生語錄》，郝桂敏點校的《朱子白鹿洞規條目》，孔德凌、包海英集校的《孔子集語集校》，張祖偉點校的《春秋繁露》，袁向彤點校的《西溪叢語》等，皆廣羅善本，校勘精良，質量上乘。

此後，《子海精華編》將分別由山東人民出版社和鳳凰出版社陸續推出。

《漢籍與漢學》編委會

顧 問（以姓氏筆劃為序）

周勛初 程抱一（法） 饒宗頤

編 委（以姓氏筆劃為序）

王培源 王承略 王鈞林 安樂哲（美） 杜澤遜

李 浩 柯馬丁（美） 張西平 張伯偉 詹福瑞

鄭傑文 橫手裕（日） 劉心明 劉躍進 閻國棟

戴卡琳（比） 蟲濟冬 鍾鳴旦（比） 顧乃安（法）

主 編 王承略

副 主 編 蟲濟冬

編 輯 辛智慧 任增強

目 錄

域外漢學研究

境外漢籍的流布、價值與再生性回歸

.....	鄭傑文 劉心明 王震 張雲 陳肖杉 張偉	001
《蒹葭》再考——求女與求賢的類推	大野圭介	018
《禮記·中庸》與《郭店楚簡·性自命出》的性情論和政治論比較研究	李承律	026
儒學在越南的傳播及其文化影響	劉丹忱	043
美國漢學家康達維與六朝文學研究	王格格	055

文史研究

《春秋》直筆書滅與《左傳》以史傳經

——以楚滅華夏為例	張高評	076
《鹽鐵論》文本結構與意旨	聶濟冬	102
刺激源哲學視域下文學本質問題的再探討	郝桂敏 董繪麗	114
天文氣象神怪考論	徐傳武 胡真	124

古籍整理

《子略校釋》解題	司馬朝軍	142
董逌生平考略	潘文竹	153

珍本書志

大英圖書館藏中文稿抄本書志十種	王珂	173
-----------------------	----	-----

“董治安先秦兩漢文學與文獻研究獎”綜述 張 偉 180

學術信息

全球漢籍合璧工程第一批子項目立項名單 184

全球漢籍合璧工程精華整理類與研究類課題徵集啓事 186

徵稿啓事 188

CONTENTS

International sinology

The Diaspora, Value and Regenerative Returning of Oversea Ancient Chinese Books	Zheng Jiewen Liu Xingming Wang Zhen Zhang Yun Chen Xiaoshan Zhang Wei	001
Further Exploration to the <i>Theme of Reeds</i> —the Analogy Between Courting Girl and Seeking oracle	Ohno Keisuke	018
Zhongyong of Liji and Xing Zi Ming Chu in the Chu Bamboo Strips of Guodian Compared: <i>Different Thoughts on Human Nature and Emotion, and Distinct Political Ideals</i>	Sungryule LEE	026
The Dissemination and Influence of Confucianism in Vietnam	Liu Danchen	043
American Sinologist David R. Knechtges and His Research on the Literature of the Six Dynasties	Wang Gege	055

Cultural and historical study

<i>Chun Qiu</i> 's Straight Words toward Demise and <i>Zuo Zhuan</i> 's Method of Passing on the Classics through History; Take the Event of Chu Destroying Huaxia for example	Zhang Gaoping	076
<i>Yan Tie Lun</i> Textual Structure and Idea	Nie Jidong	102
A Re-discussion of the Essence of Literature under the Scope of Stimulus Philosophy	Hao Guimin Dong Huili	114
		001

An Investigation into the Chinese Gods and Monsters of Astronomy and Meteorology	Xu Chuanwu Hu zhen	124
Collation of ancient Chinese books		
A Study of <i>Zi Lüe Jiao Shi</i>	Sima Zhaojun	142
A Discussion of Dong You's Life	Pan Wenzhu	153
Bibliography of rare editions		
Ten Bibliographies of Chinese Manuscripts Stored in the British Library	Wang Ke	173
The Review on Dong Zhi—an Pre—Qin and Han Dynasties' Literature and Documents Research Award Zhang Wei 180		
Academic information		
List of First Batch of Sub-projects of the Global Integration for Chinese Ancient Books		184
Notice for Collecting Compiling and Researching Projects of the Global Integration for Chinese Ancient Books		186
Call for papers		188

境外漢籍的流布、價值與再生性回歸

鄭傑文 劉心明 王 震 張 雲 陳肖杉 張 偉

[摘要] 漢籍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基本載體。由於歷史原因，流散在境外的漢籍數量龐大。在境外現存的約35萬部漢籍中，即有萬部左右僅藏於境外，它們具有很高的文化價值和學術資料價值。開展境外漢籍調查、編目和再生性回歸工作，對於完善漢籍存藏體系、裨補中華文化完整性、推動中國人文學術變革，以及鍛造具有中國特色的學術話語體系均具有重要意義。

[關鍵詞] 境外漢籍；流散；分布；價值；再生性回歸

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基本載體之一是古籍。研究和發掘中華文化，古籍是寶貴的資料；傳承和推廣中華文化，古籍是兼具象徵意義與傳播價值的重要載體。因而，無論是學術研究，還是文化傳承，都離不開古籍，都要以古籍的系統整理為基礎。

長期以來，學術界把1911年及其以前傳抄、印製的漢文書籍稱為古籍。而在學術日益國際化的今天，我們應把它們稱為“漢文古籍”，簡稱“漢籍”。

一、漢籍流散境外史略

由於歷史原因，流散在境外的漢籍數量十分龐大。據史料記載，漢籍早在魏晉南北朝時期即開始外流至周邊國家，但最初流出的主要是在漢譯佛經，其流向國家則以位於朝鮮半島的高句麗和地處日本群島的日本國為主。

在高句麗第17代國王小獸林王即位的第二年（372），“秦王苻堅遣使及浮屠順道送佛像、經文，王遣使回謝，以貢方物”（《三國史記·高句麗本紀·小獸林王》）。此時中原

【作者簡介】鄭傑文，1951年生，男，山東淄博人。山東大學講師教授。研究方向：先秦兩漢文史文獻、境外漢籍調查與回歸。劉心明，1964年生，男，山東淄博人。山東大學儒學高等研究院教授。研究方向：石刻文獻研究、境外漢籍調查與回歸。王震，1980年生，男，山東平陰人。山東大學儒學高等研究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中國傳統兵學。張雲，1987年生，男，山東棗莊人。濟南大學文學院講師。研究方向：目錄版本學、境外漢籍調查與回歸。陳肖杉，1991年生，浙江舟山人。山東大學儒學高等研究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境外漢籍調查與回歸。張偉，1991年生，山東廣饒人。山東大學儒學高等研究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先秦兩漢文史文獻研究。

地區的漢譯佛經數量已相當可觀^①，那麼當時從中國流入高句麗的佛經中應有漢譯佛經。小獸林王時，高句麗還曾仿效中國的太學制度“立大學，教育子弟”，其所用教材雖無明文記載，但可推知其中應有來自中國的儒家經典。

據日本現存最早的文獻《古事記》記載，早在公元3世紀左右的應神天皇時期，百濟國在向日本“上貢”賢人時還隨同貢上了來自中國的《論語》《千字文》二書。另據《日本書紀》載，日本欽明天皇十三年（552）冬十月，朝鮮半島的百濟國聖明王遣使向天皇“獻釋迦佛金銅像一軀，幡蓋若干，經論若干卷”^②。據以上二則記載可知，當時流入日本的漢籍，都來自朝鮮半島的百濟國。而據《南史·梁本紀》百濟聖明王先後4次派使者至梁求取封號、佛典、《毛詩》博士及工匠、畫師等的記載可知，百濟國所得漢籍當直接來自中國。

自隋唐時期始，漢籍開始更多地流向周邊國家。據成書於公元9世紀後期的日本所藏漢籍書目《本朝見在書目錄》，當時的日本皇廷所藏漢籍已達1569部；而約略同時的《隋書·經籍志》著錄四部典籍僅3127部，《舊唐書·經籍志》著錄四部典籍僅3062部，由此可見當時僅日本收藏的漢籍種類即已達中國著錄典籍種類的一半。

而且，在8世紀中期，日本開始出現準漢籍^③。成書於公元741年的《懷風藻》詩集收錄64位日本詩人的120首漢詩作品，其中141處引用中國詩歌典故或成語，40餘處明顯模仿中國詩歌句式，真實反映了日本文學對中國文學的接納以及東傳漢籍在日本的滲透和影響。而唐德宗時來到中國的日僧遍照金剛（774—835），在歸國後用漢語撰寫了《文鏡秘府論》，專門論述中國南北朝至中唐的詩歌理論，該書至今仍是中國文學批評史研究尤其是中古文學理論研究不可或缺的學術文獻。

兩宋至元明時期，漢籍外流的流向仍以日本、高麗等周邊國家為主，種類也更為多樣。中國元、明兩朝正當日本的“五山時代”，日本列島戰亂頻仍，遠離戰火的佛教寺廟成為維繫文化於不墜的場所，日本僧人也成為中日之間文化交流和漢籍東傳的主體力量。據嚴紹璗先生考證，當時日本僧人從中國獲得漢籍的途徑主要有兩種：一是相知饋贈，二是以錢購買。歷經400年時光之後，日本保存至今的明代與明代之前的漢籍，仍有近8000種。

據《高麗史·忠肅王世家一》記載，1281年高麗儒學提舉安珦至元大都，抄錄《朱子全書》並帶回國。而元仁宗在位時（1311—1320），曾將原宋廷秘閣所藏4371冊計1700卷圖書賞賜給娶了其公主的高麗忠肅王。至明弘治元年（1488）正月，濟州三邑推刷敬差官崔溥因在海上遭遇風暴漂流至寧波、台州一帶，返國後將其經歷用漢語寫成

^① 據《出三藏記集》，東漢末年安世高譯經三十五部四十一卷，西晉竺法護譯經一百五十九部三百零九卷。東晉釋道安不僅親自翻譯多部佛教經典，而且提出了佛經翻譯“五失本”“三不易”的譯經理論。

^② 《日本書紀》，（東京）經濟雜志社，明治三十年（1897），第331頁。

^③ 本文將外國人用漢語書寫的書籍稱為“準漢文書籍”。

《錦南漂海錄》，並由其外孫刊刻行世。而李朝朝鮮人李暉光曾於明萬曆十八年（1590）、二十二年（1594）、二十五年（1597）、三十九年（1611）多次出使北京，並用漢語撰《朝天錄》《續朝天錄》《芝峰先生集》等記其事。

在保持以往單向接收漢籍的同時，周邊國家的准漢籍作品也日漸豐富。中國北宋時期的高麗李仁老即著有《破閒集》，李奎報著有《東國李相國集》和《白雲小說》等“准漢籍”，且一直流傳至今。朝鮮半島的高麗王朝於 1011—1082 年間依照北宋開寶四年（971）開雕的漢譯《開寶大藏經》雕版印刷《大藏經》，從而開啟了漢籍在高麗刊刻（此種刊本亦即高麗本）的先河。之後，高麗王朝通過從中國購買書板和自雕書板的形式，開始了翻刻各種漢籍的活動。如高麗王文宗之子王煦（即釋義天，又稱大覺國師）曾從宋朝帶回《清涼疏》版片；一些福建書商也幫助高麗人刊刻書板，並用商船運至高麗以牟取厚利。^①

除朝鮮半島外，日本的和刻本漢籍也已發展壯大。就“內典”而言，和刻漢籍大約發端於 8 世紀的“百萬塔本”《陀羅尼經》；就“外典”而言，則應肇端於大約 13 世紀的“陋巷子本”《論語集注》。據日本人真柳誠、友部和弘編訂的《中國醫書渡來年代總目錄（江戶時代）》一書統計，江戶時代傳入日本的中國醫書近千種，平均每種被翻刻約 2.2 次，金匱類和內經類甚至多達 5.3 和 4.3 次。這一資料充分顯示了和刻漢籍規模之龐大，也證明了和刻本在境外漢籍研究中的重要價值。^②

16 世紀以來，“地理大發現”逐漸將世界各地聯繫成一個整體。最早通過新航路來到中國的西方人是隸屬於歐洲羅馬教廷的耶穌會傳教士。為了傳播天主教教義，耶穌會士結合中國文化來解說天主教教義。這一傳教策略既激發了耶穌會士對中國文化的興趣，也促使這些傳教士購買漢籍、編寫漢語學習手冊，以增進對中國文化的掌握。17—19 世紀，這些傳教士在中國搜集的漢籍被陸續帶回西方。除傳教士外，來自歐洲的外交使節也將大批漢籍帶回歐洲，如清康熙二十六年（1687），法國國王路易十四派遣白晉等人來華，康熙皇帝即向路易十四贈送了大批漢籍。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在 19 世紀中期以前，俄國是搜集漢籍最多的歐洲國家，而駐北京的俄國東正教傳教團則是為俄國搜集漢籍的主力。康熙五十四年（1715），以修士大司祭伊臘離宛為首的第一屆俄國東正教傳教團來到北京，為在雅克薩戰爭中被俘的俄國戰俘提供宗教服務。嘉慶二十三年（1818），沙皇政府進一步明確了俄國東正教駐北京傳教團的使命，其任務“不是宗教活動，而是對中國的經濟和文化進行全面研究，並應及時向俄國外交部報告中國政治生活的重大事件”^③。在一百餘年時間中，俄國東正教傳教士

^① 張紹勤：《中國印刷史話》，商務印書館，1997 年，第 188 頁。

^② 王寶平：《中國館藏和刻本漢籍書目》序言，杭州大學出版社，1995 年，第 2 頁。

^③ 蔡鴻生：《俄羅斯館紀事》，廣東人民出版社，1994 年，第 24 頁。

將自中國搜集到的大量漢籍運回俄國，如隨第九屆東正教傳教團抵達北京的俄國傳教士比丘林於道光元年（1821）回國時，帶走了 12 箱漢、滿文書籍。稍後於道光十九年（1839）隨第十二屆俄國東正教傳教團來到中國的漢學家王西裏，也全力搜購各種中國書籍，回國時帶走漢、滿、藏、蒙文中國書籍 849 種 2737 冊，其中既有《昭明文選》《文苑英華》《兩都賦》《列俠傳》《聊齋志異》這樣的文學作品，也有《三字經》《千字文》等啓蒙讀物。

19 世紀中期後，在對華侵略戰爭中，英、法、俄等歐洲列強從中國掠奪、搜集了大批珍貴的漢籍。如光緒三十四年（1908），俄國人科茲洛夫對位於今內蒙古阿拉善盟的黑城遺址進行了盜掘，將包括大批漢籍在內的珍貴文物運回俄國。據初步統計，科茲洛夫共運回俄國西夏文文書 8090 件、漢文文書 488 件，此外還有藏文、蒙文、波斯文文獻。

除歐洲各國外，日本也在這一時期搜購、掠奪了大批珍貴漢籍。據日人野田笛浦《得泰船筆語》卷三載，日本文政九年（1826），中國書商自稱販運至日本的漢籍品種約達當時國內文獻品種的十之七八。另據日本人向井富所編《商舶載來書目》，自 1693 年至 1803 年，僅從長崎一地即有 4781 種漢籍流入日本。^① 清光緒三十三年（1907），晚清四大藏書樓之一的皕宋樓所藏漢籍珍本 4146 種被日本人島田翰購去，現藏於日本靜嘉堂文庫。

除日本列島、朝鮮半島及歐洲諸國外，中國臺灣地區也保存着大批漢籍。中國臺灣地區所藏漢籍有兩個主要來源：一是 1948 年底至 1949 年初國民黨政府自大陸搶運大量漢籍至臺灣，二是 1965 年美國國會圖書館將二戰期間寄存於美國的原北平圖書館所藏漢籍歸還給中國臺灣。1948 年 12 月 21 日，國民政府將故宮博物院、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中央圖書館、中央博物院籌備處等機構所藏的第一批文物 712 箱，運往臺灣。1949 年元旦過後，國民政府又將第二批文物 3502 箱運往臺灣。1949 年 1 月 29 日，第三批文物 1248 箱以及從日本追討回的第一批文物 4 箱，被運往臺灣。兩年以後，日本又將從中國劫掠的 105 箱文物分 6 批陸續歸還國民黨政府，從日本運往臺灣高雄。這些搶運到中國臺灣的文物，除毛公鼎、散氏盤等青銅器外，還有衆多的漢籍善本和外交檔案，如文淵閣《四庫全書》、中英《南京條約》文本，此外還有王羲之《快雪時晴帖》、蘇軾《寒食帖》等名家手札、書畫等。

1941 年初，為保護民族文化遺產，王重民、徐鴻寶將原北平圖書館藏於上海租界的 2720 種 3 萬餘冊漢籍善本裝成 102 箱，運至美國，寄存於美國國會圖書館。由於政局變化，這批漢籍直至 1965 年始由美國歸還中國臺灣。據錢存訓回憶，1965 年 11 月 17 日，這批漢籍由美國軍艦“蓋非將軍號”運至臺灣基隆，轉交給臺北“中央圖書館”，不久移

至臺北故宮收藏。1967年，臺北“中央圖書館”編成《國立“中央”圖書館“典藏”國立北平圖書館善本書目》一冊。^①

二、境外漢籍分布概況及其價值

經初步統計，境外現存漢籍約35萬部。境外漢籍是對中國大陸所藏漢籍的有效補充，對於推動漢學研究深入開展、完整繼承與發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具有無可替代的價值。

(一) 中國港澳臺地區

港澳臺地區有着豐富的漢籍收藏。

臺灣地區收藏漢籍較多的圖書館有：臺北“國家圖書館”（原臺北“國立中央圖書館”），藏漢籍善本約26萬冊；臺北“故宮博物院”圖書文獻館，藏漢籍善本約21.5萬冊；“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藏漢籍善本約5萬冊；臺灣大學圖書館，藏漢籍3萬餘冊；臺灣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漢籍約3萬冊；私立東海大學圖書館，藏漢籍約5.6萬餘冊。結合館藏目錄與走訪調查，臺灣地區所藏漢籍大約有64.1萬冊，8萬餘部。

香港地區的漢籍收藏主要集中於各高校圖書館。《香港所藏古籍書目》共收錄香港大學、香港中文大學、香港浸會大學、香港科技大學、香港城市大學等11家圖書館所藏漢籍約8萬冊，1萬部。^②

澳門地區的漢籍多藏於澳門大學圖書館及何東圖書館。澳門大學圖書館藏漢籍約1.3萬冊，1600餘部；何東圖書館藏漢籍約4千冊，500部。此外，教堂、寺廟等宗教機構亦藏有不少漢籍，其中多數屬宗教類漢籍。據統計，澳門地區所藏漢籍約1.7萬冊，約2000部。

去其重複，中國港澳臺地區所藏漢籍約73.8萬冊，9.2萬餘部。

中國港澳臺地區藏有大量稀見漢籍版本，與大陸館藏具有很強的互補性。港澳臺地區所藏漢籍的學術價值主要體現在宋元本、稿本、名家批跋及殘本合璧四個方面。

受紙張自然壽命等因素限製，宋元本漢籍極為稀見。據統計，存世宋元本約有6000部，其中800餘部藏於臺灣。臺灣所藏宋元本漢籍多為大陸缺藏版本，如臺北“國家圖書館”所藏宋刊公牘紙印本《李賀歌詩編》與《集外詩》、宋紹熙眉山初刻本《東都事略》、宋建本《纂圖分門類題注荀子》、宋咸淳建本《新編方輿勝覽》、宋本《忠經篆注》以及宋建本《纂圖互注周易》、宋蜀本《歐陽行周文集》，均是該書現存最早版本，且大陸缺藏。此外，臺北“國家圖書館”藏有宋淳熙婺州本《廣韻》，為浙刻巾箱本。此本校勘精審，較之大陸所藏宋乾道五年（1169）建寧府黃三八郎刊本，訛誤要少得多。周祖謨在《跋張氏澤存堂本廣韻》中言及：“宋刊巾箱本者，蓋源出監

^① 錢存訓：《我和國家圖書館》，《國家圖書館學刊》2009年第3期，第12頁。

^② 賈晉華主編：《香港所藏古籍書目》前言，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1頁。

本，而頗有修訂。……在宋刻之中，當以巾箱本為最善。”^① 這些宋元本在文物性和學術性上，都具有極高的價值。

除刻本外，臺灣還藏有數量衆多的明清稿本。據統計，僅臺北“國家圖書館”與“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就藏有近 500 部明清稿本。這些稿本中，不乏一流學者的著作，如臺北“國家圖書館”所藏清惠棟輯《尚書大傳》、清錢儀吉手定《碑傳集》、臺北故宮博物院所藏清陳澧《春秋三傳》等手稿。^② 此外，臺灣地區藏有清代學者焦循的多種手稿，目前已知有《推小雅十月辛卯日食詳疏》一卷、《雕菰樓經學叢書》四十二卷、《易義解詁》三卷、《神風蕩寇記》一卷及《書義叢抄》殘卷二冊。如能集中整理出版臺藏焦循手稿，必將對焦循及“揚州學派”的研究產生重大影響。傅增湘在《藏園群書題記》附錄中言及：“名人遺著手稿，未經刊行者，為前賢精神所寄，尤為瑰寶。”^③ 黃永年先生也曾指出，稿本多有著者增改勾乙之處，“從校勘角度來說，原稿、清稿均是此書的本來面目，最可信據，如其上有增改且可窺見其治學方法與思路變遷，為最不易得之資料”^④。臺藏明清稿本能為明清學術和文化研究提供新的文獻資料，具有無可替代的學術研究價值。

臺灣地區所藏漢籍保留了大量的名家批跋，如黃丕烈、繆荃孫、孫原湘、鄧邦述、袁克文等題跋，毛晉、楊守敬、丁晏、劉文淇、胡培翬等批校，吳翌鳳、林則徐、孫星衍、陳奂、朱彝尊等手書題記。以黃丕烈為例，臺灣地區所藏黃氏批跋本約 140 種，取黃氏手跋與潘祖蔭、繆荃孫等人的輯本進行比對，可發現輯本中有很多訛、脫、倒、衍的情況，有些文字異同，無關宏旨，並不影響文意；但也有不少異文涉及是非問題，往往可以借助黃氏手跋訂正各家輯本的訛脫。如《蕘圃藏書題識》卷五子類二和《士禮居藏書題跋記》卷四載黃丕烈跋校明銅活字藍印本《墨子》，其中一句跋語並作“嘉慶丙辰春三月七日，從友人齋頭賞牡丹歸，燒燭書此。蕘翁”。核對原跋，“丙辰”實為“丙寅”，《題識》《題跋記》並誤。丙辰為嘉慶元年（1796），丙寅為嘉慶十一年（1806），之間相差十年之久。考《墨子》另外兩跋，俱寫於丁卯年，為嘉慶十二年（1807）。如此，可知三篇跋文是在兩年內相繼寫成的。清江標《黃蕘圃先生年譜》據《題跋記》所載，將“三月七日從周香岩手得明藍印銅活字本《墨子》跋”一事誤繫於嘉慶元年，據原跋，此事應在嘉慶十一年。因此，我們或許可以充分利用當今的便利條件，廣泛收集黃氏原跋，在諸家輯本的基礎上，對黃氏的藏書題跋重新纂集校錄，為廣大讀者提供一個更為完整、精善的本子。這樣的工作，對於研究黃丕烈的學術貢獻和清代版本目錄學均具有重大意義。

① 周祖謨：《跋張氏澤存堂本廣韻》，《問學集》下冊，中華書局，1966 年，第 928—929 頁。

② 2008 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整理並出版了《陳澧集》，但這部《春秋三傳》手稿未能收入。

③ 傅增湘：《藏園群書題記》附錄二《審閱德化李氏藏書說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年，第 1096 頁。

④ 黃永年：《古籍版本學》，江蘇教育出版社，2009 年，第 209 頁。

部分漢籍在流傳過程中出現了支離分散的情況，一書幾分，各藏一方。值得慶幸的是，部分漢籍雖碎璧不全，卻尚能拼配互補，甚至成為完帙。這種漢籍殘本合璧的工作，很早就有學人關注並付諸實踐。商務印書館 1958 年影印的《古本戲曲叢刊四集》中，明萬曆顧曲齋刻本《古雜劇》等 20 種書分別由國家圖書館、上海圖書館以及鄭振鐸所藏殘本拼配而成。孟稱舜編明崇禎六年（1633）刻本《新鐫古今名劇柳枝集》《新鐫古今名劇醉江集》二集，也是聚各家所藏，纔得配成全帙。2002 年開始進行的“中華再造善本”工程，確定了所謂的“同書同版配補”原則，使一些同書同版本而分藏幾地者盡可能的拼配合璧。如“工程”一期中所收唐李善注《文選》六十卷，國家圖書館藏有北宋刻遞修本的後半二十一卷（十七至十九、三十至三十一、三十六至三十八、四十六至四十七、四十九至五十八、六十），而臺灣“中央圖書館”則藏有同書的前半十一卷（一至六、八至十一、十六），二者正可互補。2013 年出版的《子海珍本編》第一輯也在此方面做出了有意義的探索。如《大德重校聖濟總錄》一書，“中央研究院”存日本抄本二百卷 122 冊，日本宮內廳書陵部僅存覆宋刊本殘本三十五卷，大陸 4 家圖書館共存殘本三十七卷（內一卷重複），《子海珍本編》在影印時，將各殘本合為一體，為學界提供了最為全面的版本。由此可見，這些散落的漢籍亟待重新組合。在殘本漢籍合璧的層面，大陸與港澳臺藏書具有很強的互補性。

（二）日本、韓國和越南

除中國外，亞洲地區的漢籍收藏主要集中於日本、韓國、越南等深受儒家文化影響的國家。

日本是境外收藏漢籍最豐富的地區。儒家文化最初經由朝鮮傳入日本，7 世紀起，日本派出十幾批遣唐使來華學習，儒家文化從此風靡日本上層社會，並滲透到思想、藝術、風俗等方方面面。大批漢籍也由此源源不斷地東傳日本。目前，日本所藏漢籍主要集中在圖書館、大學及各類研究機構，如內閣文庫、宮內廳書陵部、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東洋文庫、靜嘉堂文庫、尊經閣文庫、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慶應大學斯道文庫等。以上機構多已編寫館藏目錄，中國學者嚴紹璗根據目錄及走訪調查，撰寫了《日藏漢籍善本書錄》，著錄歷代傳入日本而至今尚存的漢籍善本 1 萬餘部。^① 此外，尚有大量漢籍為寺院或私人收藏。估計日本存藏約有 120 萬冊，15 萬部。

中國的戰國時期，朝鮮半島開始使用漢字。西漢時，朝鮮半島已深受儒家文化的影響。公元 372 年，高句麗王朝仿照中國太學設立教育機構，從此儒家文化成為朝鮮半島的官方學術。目前，韓國重要的漢籍收藏機構有：韓國國立中央圖書館，藏漢籍

^① 嚴紹璗：《關於創立“國際漢籍文獻學”的思考》，北京大學中國古文獻學研究中心編：《北京大學中國古文獻研究中心集刊》第七輯，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 年，第 1—4 頁。